

辛棄疾詞編年箋注

上
冊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辛棄疾詞編年箋注

上冊

〔宋〕辛棄疾 著
辛更儒 箋注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辛棄疾詞編年箋注:典藏本/(宋)辛棄疾著;辛更儒箋
注. —北京:中華書局,2018.9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ISBN 978-7-101-13405-6

I.辛… II.①辛…②辛… III.宋詞-注釋
IV.I222.84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8)第 195137 號

責任編輯:張 耕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辛棄疾詞編年箋注(典藏本)

(全三冊)
〔宋〕辛棄疾 著
辛更儒 箋注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43 印張·8 插頁·1200 千字
201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3000 冊 定價:288.00 元

ISBN 978-7-101-13405-6



辛棄疾畫像，上有題跋，錄明人浦源所作《像贊》：“勃然其氣，若縛張邵而奮英勇也。肅然其容，若開宋主而陳九議也。毅然其色，若平江寇而深謀決策也。惻然其意，若江西救荒而立法通變也。是皆一節所施，所不得施者，歷四十年而不至大用，爲可恨也。贊曰：朱綬貂蟬，冰玉其顏。凜凜英氣，見者膽寒。胡不將相，卒老於閒。期思之居，山橫水環。退而畎畝，有稼斯軒。笑歌詞章，清氣莫攀。”後題清嘉慶壬申後裔敬述，未確認贊語之作者。今藏於鉛山縣紫溪西山辛村。

萬歲自好初冬

國惟急見冬

落詠之誠朝夕不替第錄驅馳到官即寄意替捕日從事於兵事則

信德略之少暇

起居之間款然不露非敢懈怠當蒙

情亮也指兵會雲間未飽

合并心証所向坐以神馳

右謹具

呈



宣統元年歲次閏十月十五日辛稼軒手跡



辛稼軒手跡,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稼軒長短句卷之一

哨遍

秋水觀

蝸角闢爭左觸右蠻一戰連千里君試思
方寸此心微總虛空并包無際喻此理何
言泰山毫末從來天地一稊米嗟小大相
形鳩鵬自樂之二虫又何知記跼行仁義
孔丘非更錫樂長年老歎悲火鼠論寒水
蠶語熟定誰同異 噫貴賤隨時連城終

稼軒詞甲集

濟南辛丑歲幼安

摸魚兒

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爲賦

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長恨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迷歸路。怨春不語。只有殷勤畫眉細。畫日惹飛絮。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妬。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問愁最苦。休去倚危樓。斜陽正在烟柳斷腸處。

稼軒詞集

又

觀潮上葉丞相

望飛來半空鷗鷺。須臾動地擊鼓。截江組練驅山去。鏖戰未收貔虎。朝又暮。稍慣得吳兒不怕。鼓龍怒。風波平步看紅旆。驚飛跳魚直上。蹙踏浪花舞。憑誰問。萬里長鯨吞吐。人間兒戲千聲。治天力倦知何事。白馬素車。更去堪恨處。人道是子胥冤憤。終千古。功名自誤。謾教得陶朱。

五湖西子一舸吳烟雨

沁園春

帶湖新居將成

三徑初成。鶴怨猿驚。稼軒未來。甚雲山自許平生。意氣衣冠人笑。抵死塵埃。倦還須。還身閑貴。早豈爲尋芳。輟。秋江上看。驚鴻避。鷺。船回。東國更。葦葦。齊好。都把。軒窗。臨水。開。要小舟行釣。先應種柳。疎疏護竹。莫礙。觀梅。秋菊。堪餐。春蘭可佩。留待先生。手自栽。沉吟久。怕君恩未許。此意徘徊。

稼軒詞集

又

送趙江陵東歸再用前韻

佇立瀟湘黃鶴。高飛望君不來。被東風吹。塵西江對語。憑呼斗酒。旋拂征埃。却恁英姿有如君者。猶欠封侯。萬里。裁空贏得道江南。佳句只有方回。錦帆畫舫。行齊。浪。雪。浪。粘天。江影。開。記我行南浦。送君折柳。君逢驛使。爲我。攀梅。落帽。山前呼鷹。臺下人。道花須滿。縣。裁。都休。問。看雲。雲高處。鷗鷺徘徊。

水龍吟

論愛國詞人辛棄疾及其稼軒詞

一、南宋史上傑出愛國志士的一生

八百七十四年前的五月十一日，在山東東路濟南府歷城縣的一個歷代做官的士大夫家庭中，辛棄疾這位我國南宋史上著名的愛國志士、傑出的愛國詞人誕生了。

靖康之變之後的第二年，即宋建炎二年十二月，金兵攻濟南府，守臣劉豫出降，山東兩路淪陷。到辛棄疾誕生，山東被女真人統治已經八年。宋金之間的戰爭，主要集中在河南、兩淮乃至荆襄、川陝一帶，山東反而甚少波及。到紹興十年，宋金之間軍力長期較量的結果是漸趨平衡，金國都元帥兀朮雖然控制着戰爭的主動權，但逐漸增強戰鬥力的南宋御前諸軍，在韓世忠、張俊、岳飛、吳玠諸大將的統率下，反而在戰場上多獲勝利。可是，宋高宗與其宰相秦檜，却執意與金人媾和，爲此不惜自毀長城，於明年十一月與金人簽訂了紹興和議，除了割讓土地、繳納歲幣外，還向金國皇帝稱臣，極盡喪權辱國之能事。一代名將岳飛且成爲這場交易的犧牲品。

辛棄疾的少年時代，大體上是隨同做官的祖父辛贊在山東、河南一帶的宦遊生涯而度過的。他曾在七歲時師從亳州的塾師劉瞻，其同學就有後來成爲金國一代文人的党懷英、鄺權等人，又曾向金朝的著名詞人蔡松年投獻溫卷之類，請求指教。這些雖不足以使其在科舉中登第，却也影響到他後來的歌

詞創作。

南宋紹興三十一年，金國海陵帝完顏亮在雙方罷兵二十年後再次發動入侵南宋的戰爭。戰前他在國內實施的戰爭動員，包括簽發兵員、籌集軍事物資等橫徵暴斂行爲，嚴重破壞了中原和山東人民的和平生活和社會安定，前所未有地激發了各地民衆的反抗怒火。山東人民既痛恨「山東常首天下之禍」，又欲「逞夫平日悒悒勇悍之氣」^{〔一〕}，故反抗彌烈，起義獨大。耿京、開趙起義於齊魯腹地，魏勝取海州於沿邊。其聲勢俱較河北王任、王友直起義遠爲強大。辛棄疾幼秉家教，以天下事爲己任，欲報國恥，以圖恢復。此際他糾集起義士兵兩千人，毅然參與耿京起義軍，並擔當了掌書記一職，以士大夫身份參與起義軍的機謀密計，如同北宋開國名臣趙普所擔任的職務，實準備席卷山東回歸南宋。

在辛棄疾參軍之後，山東起義軍的兩個戰略決策，顯然都與辛棄疾的參與有關。一是配合南宋水軍的膠州灣之戰，另一個即是起義軍的決策南向。正如舊志所載，他在起義軍中，「斬寇取城，報功行在」^{〔二〕}，爲促使金軍由南侵失敗走向滅亡做出了重要貢獻。

辛棄疾同起義軍諸將領一道奉表南歸，在建康府謁見巡視來此的宋高宗。並「陳大計八條，上偉其忠」^{〔三〕}。不料，在他首次南渡期間，起義軍的叛徒張安國密謀殺害了義軍首領、已被南宋任命爲天平軍節度使的耿京，投降了金人。辛棄疾得此信息，不勝激憤，遂約集起義軍舊部王世隆等人北上，深入金地數百里，在濟州五萬軍中將張安國活捉，縛置馬上，疾馳南下。「束馬銜枚，間關西秦淮，至通晝夜不粒食」。在回到南宋境內後解送張安國於臨安，就地正法，伸張了正義和民族氣節。他的這一行

動，「壯聲英慨，儒士爲之興起，聖天子一見三歎息」^{〔四〕}，極大地鼓舞了愛國軍民的鬥志。這一年，辛棄疾只有二十三歲。

失去了軍中職務以後，辛棄疾先是被任命爲江陰軍簽判，接着任廣德軍通判、建康府通判等軍州級倖貳。肩負着抗金救國的神聖使命，懷抱着建功立業的遠大理想，在南渡初年，他不顧職位卑微，向宋孝宗及其宰執大臣張浚、虞允文等人連續進獻了有關抗金恢復的建議，其中就有現仍流傳於世的奏議《美芹十論》和《九議》等論著。憑藉他對宋金兩朝形勢的深刻瞭解，提出反對和議，堅持對峙，加強自治，提高實力，抓住機遇，出兵奪取山東，進而收復全部失地的計劃。顯示了卓越的軍事戰略思想和非凡的組織實施能力。但是，南宋的當權者，無論高宗、孝宗還是歷任宰相執政，從來都不具備戰略遠見和恢復漢唐舊境的宏大志向，無論辛棄疾等愛國志士怎樣貢獻「萬字平戎策」，却總被束之高閣。隆興二年冬，南宋當局又一次同金人簽訂和議，以放棄海、泗、唐、鄧四州爲代價，與金國結成叔侄國。自完顏亮南侵以來南宋出現的抗金大好局面再度被葬送，愛國志士的滿腔熱情和全部理想遂都化作子虛烏有。

從辛棄疾南渡的第二個十年起，他開始擔任南宋各路的知州、提刑、轉運、安撫使，足跡遍及吳楚大地。所到之處，他都力求發展生產，減輕農民負擔，維護安定環境，加強軍事鬥爭準備。而南宋當局每遇地方上棘手問題，即派他去做應急處理，而他也能一展其理政施政之才，不負所託。誠如舊志所言，「屢任安撫，輒建偉績」^{〔五〕}。

乾道八年，辛棄疾任淮南東路滁州之知州。滁州自紹興末年和隆興初年被兵之後，迄未得到恢復治理，城郭蕩然爲墟，市民編茅結葦爲室。辛棄疾到任後，採取果斷措施，寬徵薄賦，鼓勵生產。貸民以錢，使新其屋。招集流亡，振興商旅。短短一年有餘，即使滁州面貌大變。以致行旅者至此，亦不能不感歎「荒陋之氣一洗而空矣」〔六〕。

淳熙二年，一個長期困擾南宋政府的內部矛盾突然升級。以賴文政爲首的販賣走私茶葉的商人軍，在湖北常德府武陵再次舉起武裝反抗的大旗。他們由湖北進入湖南，一舉殲滅湖南軍，隨即進入江西，又在江西戰敗官軍。且欲由江西入廣東，打開茶葉南銷的渠道。辛棄疾危急之中受命，擔任江西提刑，節制諸軍，討捕茶商武裝。他吸取正規軍不利山地作戰的教訓，以地方武裝爲主組織敢死隊，挫敗其鋒，層層包圍，迫使茶商軍接受招降，最終解除了南宋當局的心頭大患。在平息茶商軍之變的過程中，辛棄疾應急處變和長於治軍的能力得到了南宋統治階層的賞識和肯定。

自淳熙四年起，辛棄疾先後擔任湖北、湖南、江西等路安撫使以及京西路路轉運判官、湖南南北兩路路轉運副使。時間長達四五年之久。他曾在江西和湖南興修水利，注意發展生產。在湖南整頓鄉社，創置學校，教養峒民。在江西舉辦荒政，救濟災民。他曾在湖北嚴肅綱紀，查私緝奸，峻法禁止向金國走私耕牛戰馬和茶葉，欲從根本上杜絕茶商軍一類事變的產生。在湖南，他堅決反對湖南安撫使王佐貪腐殘暴，在激起各族民衆的反抗後，又以殘酷的殺戮鎮壓起義軍的行徑。爲此，他在王佐派兵剿殺陳峒起義時主張及時恢復湖南的農業生產，在王佐平定起義後賦詞對其加以嘲諷。並向朝廷匯報湖南人

民遭受科斂殘害因而屢次爆發農民起義的原因所在。這篇奏札就是著名的《淳熙己亥論盜賊札子》。另一方面，爲了維護國家統治的穩定，同時積蓄力量，以對付北方的強敵，他在湖南創建了一支地方武裝，即湖南飛虎軍。這支軍隊，後來在歷次內外作戰中均立功績，成爲江上一支勁旅。

辛棄疾爲鞏固南宋政權和加強軍事實力的舉措和努力，並沒有受到嘉獎，反而成了腐敗反動的南宋統治階層彈劾的藉口。淳熙八年十二月，辛棄疾被調任浙西提刑，南宋政府藉機罷免他的職名和差遣，放歸田畝。有人以爲，辛棄疾很可能因其自身存在貪腐問題，才招致彈劾。其實，王佐在湖南數年，貪殘凶暴，不但不受斥責，反而進職升遷。而辛棄疾却因在湖南有所作爲，遭致言官的論劾。

辛棄疾南歸二十年，正當年輕有爲之日，如劉克莊所言：「以孝皇之神武，及公盛壯之時，行其說而盡其才，縱未封狼胥，豈遂置中原於度外哉？」（七）然而，南宋當局却認爲他「憑凌上司」、「奸貪凶暴」（八），因而加以排擠摧抑，使之投閑置散。

淳熙九年，辛棄疾四十三歲。從這一年到他六十八歲在鉛山去世還有二十五年。中間只在紹熙三年至五年，起廢爲監司，任福建路提刑、太府卿、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嘉泰三年至開禧元年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知鎮江府。前後共五年，爲南宋當局所用。其餘二十年，則被南宋當局所拋棄，放置在上饒的帶湖新居和鉛山的瓢泉居住，任其優遊其間。如朱熹所謂「及至如今一坐坐了，又更不問著，便如終廢」，「及至廢置，又不敢收拾而用之」（九）。

在使用辛棄疾的問題上，南宋統治階層的確如朱熹所言，知其議論精深，規劃遠大，而能力出羣，是

可以担当恢復重任的人物，却又不敢真正用他。

紹熙四年，辛棄疾自福建提刑任被召。他在朝見光宗時，乘機奏進了一篇《論荆襄上流爲東南重地》的札子，除了建議合荆襄爲一路，使之專任上流責任外，還分析天下離合大勢，激勵光宗居安思危，有所作爲。當時朝臣提議加其侍從職位以帥閩地，但最終還是在紹熙四年秋，僅進其職爲集英殿修撰〔10〕。

嘉泰間，執政的韓侂胄集團，爲了建立蓋世功名，以達到長久擅政的目的，在解除實施了五六年的不得人心的僞學黨禁之後，起用被禁錮的黨人和愛國志士，辛棄疾也在重點起用之列。爲爭取一個實現恢復的機會，辛棄疾放棄恩怨，毅然出山。嘉泰四年，辛棄疾朝見宋寧宗，分析敵國形勢，有「金國必亂必亡」之語。又表示「願付之元老大臣，預爲倉猝可以應變之計」。於是有人遂認爲這是他晚年變節，附會韓侂胄用兵。故侂胄聞此「大喜」〔11〕。豈不知他雖有亂亡之言，却認爲這是一個過程，金國之亡還在二十年後〔12〕，而所謂元老，乃指國之老舊名臣，非侂胄也〔13〕。侂胄武人不知書，難以理解這一進言的深刻寓意。此後二年間，辛棄疾雖被命守京口重鎮，但他的際遇，却仍同於在孝宗和光宗朝，只要他稍有積極備戰之舉措，如在紹興、鎮江府向金國派出間諜，偵伺敵情，招募土丁創建新軍等等，便立即招來讒毀彈擊，以致開禧元年秋，他再出僅及兩年，又因言官的奏劾而遭到罷免。

開禧二年夏，即辛棄疾自鎮江府罷歸的明年，韓侂胄迫不及待地發動了對金的北伐戰爭。結果正如辛棄疾所預料的，宋軍在出兵不久就一敗塗地。北伐戰事的失利，迫使韓侂胄不得不改變對辛棄疾

的態度。但仍拖延至開禧三年的秋九月，才任命辛棄疾爲樞密都承旨，即力主對金用兵和實際指揮北伐作戰的蘇師旦曾任的職務，欲藉重辛棄疾的威望和才能力挽狂瀾。然而，飽受內部壓迫和反覆摧抑的辛棄疾這時已經病危，在極度悲憤中，他大呼「殺賊，殺賊」數聲之後，溘然離世〔四〕。這位南宋歷史上傑出的愛國志士爲抗金而生，爲抗金而死。

二、三次建軍的實踐和統一中國的軍事構想

在《朱子語類》卷一一〇《論兵》的顯著位置，刊載着朱熹就辛棄疾軍事思想發表的一段談話：

辛棄疾頗諳曉兵事，云：「兵老弱不汰可慮。向在湖南收茶寇，令統領揀人，要一可當十者。押得來便看不得，盡是老弱。問何故如此，云：只揀得如此。間有稍壯者，諸處借事去。州郡兵既弱，皆以大軍可恃，又如此。爲今之計，大段著揀汰，但所汰者又未有頓處。」

朱熹言兵，力主兵政之先務，在於恢復宋太祖的兵法，即揀汰故軍，訓練精兵，方可恢復中原。其《論兵》一章，所談兵政之弊，即冗兵庸將。故多稱許辛棄疾汰兵之論，謂其諳曉兵事，遂於論兵之始，開宗明義而論述之。

《朱子語類》這段話，是朱熹弟子葉賀孫於紹熙二年辛亥以後所聞。應當是紹熙三年辛棄疾赴閩憲任途中會見朱熹往後的談話。作爲南宋的理學大師，朱熹對當世人物甚少許可，却於此處高度評價辛棄疾諳曉兵事。而稍後，即紹熙四年，朱熹又對其弟子們說：

近世如汪端明，專理會民。如辛幼安，却是專理會兵，不管民。他這理會兵，時下便要驅以塞海，其勢可畏（一五）。

言談之間，完全是一種極力推崇的話語，而絕無些許批評之意。可知在朱熹心目中，辛棄疾確是當世深知兵事的軍事理論家。

作爲從抗金第一線走出來的軍事家，辛棄疾雖深知南宋軍政的種種弊端，却只因其所擔任的都是地方官員，無從著力去整頓南宋的軍隊，實施其大段揀汰冗兵的設想。又目睹南宋正規軍隊的腐敗和戰鬥力的低下，他在負責各路軍政職務時，便因利乘便，亟欲有所興建。於是，才有了三次建軍的實踐。一是創立湖南的飛虎軍，二是福建計劃中的招軍，三是鎮江備戰時的招募土丁。後兩次努力都失敗了，而飛虎軍的建成，雄踞上游，四十年間彈壓地方，備禦邊境，使金人亦頗爲畏懼。朱熹在飛虎軍建成之初，亦多有疑問，謂當時自應整理親軍，亦自可用。但後來還是認可了辛棄疾在整頓軍政方面的成績，謂之「唯賴此軍以壯聲勢」、「一路賴之以安」（一六）。

相比於一生創建軍隊的努力，辛棄疾在軍事上的貢獻，主要還是在戰略決策和軍事理論方面。《美芹十論》和《九議》等著作，就是其平生戰略的總結，而對我國軍事理論的發展尤具有特殊意義。

辛棄疾論兵的主要特點，是善於把古代兵學的抽象理論同宋金戰爭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形成具有鮮明時代特徵的軍事理論，也是把古代兵學推向現代軍事理論的標志。其表現有以下三點：

一是辛棄疾十分重視人民羣衆參與和支持民族戰爭。他認爲，「自古天下離合之勢，常繫乎民

心」^{〔一七〕}。抗金戰爭是正義事業，必將得到人民羣衆的支持和廣泛參與。在南宋境內，爲了支持抗金，「官任其費，不責之民，緩急雖小取之，不至甚病，雖病而民心未變也」^{〔一八〕}。而金國人民心向宋朝，「簞壺迎降，民心自固」^{〔一九〕}。一旦我兵出山東，「山東之民必叛虜以爲我應」^{〔二〇〕}。「吾逾淮而往，民可襁負而至，城可使金湯而守，斷其手足，病其腹心，此吾之所長，彼之所短也」^{〔二一〕}。這些論述，已經超越了同時代人的認識水平，更是產生《孫子》兵法的時代所不可想象的。

其二是辛棄疾倡導進攻戰略。翻看宋金戰史，自金人幹離不率數千騎兵直趨汴京，「使古之兵皆盡廢而不可用」以來^{〔二二〕}，從來都是女真侵略者進攻南宋，而南宋統治階層一貫奉行消極防禦的戰略。辛棄疾却反其道而行之，提倡對金發動戰略進攻，攻山東，取河北，使燕山塞南門而守，恢復漢唐舊境。其言曰：「兵法有九地，皆因其地而爲之勢。不詳其地，不知其勢者，謂之浪戰。故地有險易，有輕重，先其易者，險有所不攻；破其重者，輕有所不取。今日中原之地，其形易，其勢重者果安在哉？曰山東是也。不得山東，則河北不可取。不得河北，則中原不可復。」^{〔二三〕}他在《十論·詳戰》篇中言及：「明知天下之必戰，則出兵以攻人，與坐而待人之攻也，孰爲利？戰人之地，與退而自戰其地者，孰爲得？均之不免於戰，莫若先出兵以戰人之地。」又認爲宋金之間雖強弱不同，但作爲不對稱戰爭，「是謂小謀大，寡遇衆，弱擊強，以情言之，則其大可裂也，其衆可蹶也，其強可折也」^{〔二四〕}。所謂以弱擊強的關鍵就在於集中優勢兵力。「故凡強大之所以見敗於小弱者，強大者分而小弱者專也。知分與專，則吾之所與戰者寡矣。所與戰者寡，則吾之所以勝者必矣」^{〔二五〕}。所有這些精彩的論述，都體現了其軍事戰略的